

「釋迦」在臺灣——從歷史記錄中看 臺灣的釋迦果

Sugar Apple in Taiwan - Analysis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何孟侯¹

摘要

釋迦果在臺灣是一種廣受歡迎的高級水果，且一般人的認知皆以其為臺東的特產；本文將從歷史記錄中追溯此種水果從何而來，如何在臺傳播、歷來在地的人們如何描述、如何看待、又如何栽種與運用這樣果物、又是如何將它從臺灣的西部播遷至臺東，成為臺東特產的過程；全文主要分就釋迦果的原產地與流傳、荷蘭據臺與釋迦果的傳入、明鄭時期的農業開發與釋迦果傳佈、清領時期臺灣各地釋迦果栽植情況、日本時代關於釋迦果的記載、及國民政府時期到現今的臺東特產等段落，將記載釋迦果的相關史料逐一與探討主題結合，藉以呈現近四百年來釋迦果在臺灣於自然、人文、政經及社會等面向的情況。

關鍵字：釋迦果、番荔枝、釋迦、臺東釋迦、史料

¹「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一、前言

臺灣水果種類繁多，產量亦盛，同時，經過多年的研究與改良，讓臺灣水果的品質不斷提昇，也常自豪於「水果王國」這樣的稱號。在眾多的果物中，有一種屬於高經濟作物叫做——「釋迦」，現今在國內來講，釋迦可說是台東縣的特產，隨著產季與觀光活動的搭配，釋迦這樣水果幾乎成了一項地方特色，也讓各地觀光客產生了一個印象——台東就是產釋迦的地方。本文以下所要談論的主角也正是這種水果，但是將會以史料分析的方式來談，從歷史記錄中探究釋迦從何而來，如何在臺傳播？歷來在地的人們如何描述、如何看待、又如何栽種與運用這樣果物？又是如何將它從臺灣的西部播遷至臺東，成為臺東特產的過程？探討的過程中除了運用過去的文字史料外，另亦特別著重圖像資料的發掘與呈現，以期讓論述的主體更為具體而生動。

確切的界定台灣進入歷史時代，可上溯距今約四百多年，這些史料的記錄者包括有西、荷殖民時期西洋人所留、清朝中國官民來臺所記、及其間西方各國教士、旅人以及日本殖民時期官方與民間留下的大量記錄，再接續國民政府一直到當代，這一連貫或交疊的歷史長河就是藉由上述這些階段的政府或個人，基於不同的目的或出發點所積累而成；而以下的論述也是以這樣的歷史時序，藉由不同階段留下的史料，來鋪陳「釋迦」這個鮮少被視為焦點的題材，其實它確是不會間斷的在這條歷史長河中被觀察與記錄著。

二、釋迦果的原產地與流傳

釋迦果中文的學名為「番荔枝」，「釋迦」其實是市井的俗稱，但是不論學名或俗稱，其皆源自於對此一果物外貌的形容，「番荔枝」之名取其果皮及果子形似中國南方的荔枝，又自外洋傳入，故一本中原本位的原則加上一「番」字而得名；俗名「釋迦」則因其果皮表面突起顆粒狀似釋迦牟尼佛頭上的螺髮而來，此稱於臺灣長時間以來即被廣泛採用，另外，尚有佛教徒為免冒犯而改稱為「梨子」或「番梨」。英文則因此果之甜度極高，稱之為 Sugar Apple (學名 *Arnona Squarriosa* L.)。為免造成誤解或

一般人對學名的陌生，本文以下即以「釋迦果」來統稱這種果子。

釋迦果的原產地目前仍然無法確知，不過於熱帶南美洲是較早而普遍被栽植的地方。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陸續殖民中南美洲期間，其時他們將這種水果傳播出去，西班牙人將釋迦果的種子帶入了在亞洲的另一殖民地菲律賓，早於 1590 年之前，葡萄牙人也將此果傳入印度的南部，到了十七世紀初釋迦果便已在印尼及中國南方有廣泛的栽種，同樣的也傳到了澳大利亞、波里尼西亞、夏威夷、熱帶非洲 (tropical Africa)、埃及及巴勒斯坦低地(lowlands of Palestine)²。

三、荷蘭據臺與釋迦果的傳入

臺灣因地理位置與氣候等因素，不論是在自然或人文方面，物種的多樣性成為此地的特色，釋迦果的傳入應該也是源於這樣的情況；於十七世紀初葉，當歐洲海權先趨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穿梭於歐、亞、非等主要航道之際，他們帶著世界各地具有經濟效益的物產於國際間交流換取貿易利益，當時的臺灣便成為這些國家爭相盤據的轉運站。在荷蘭據臺之前，亦會有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勢力進入臺灣，然而他們主要的目的即是為進行國際貿易與略奪商業利益，對於臺灣內部的經營應是微乎其微；事實上，荷蘭人據臺的初衷是為寬得一處銜接東亞與中國、日本互市交易的基地，然因後續所獲利益的鼓舞，致荷人日漸重視對臺灣內部的經營，初期是在今台南安平即當時所稱的大員 (Tayowan) 及其周邊進行建設，包括傳教、教育、撫番、墾植等長期性的經營規畫。

關於釋迦果的傳入，絕大多數的記載皆日與荷蘭有關，荷蘭人據臺可於西元 1624 年 8 月 26 日(明天啟四年七月十三日)移入大員起算，但要到 1642 年驅逐盤據於北部的西班牙人後，才算是全面佔領。承前所述，荷人

² 參 Purdue University, Center for new crops & plant products 網站 (http://www.hort.purdue.edu/newcrop/morton/sugar_apple.html)。

據臺的初衷是為了拓展荷蘭東印度公司³在遠東地區的貿易網絡，所以當時臺灣的西南部，尤其是臺南的大員港及其周邊，必然會有許許多多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從世界各地運來的商品與物產等，就臺灣這個據點而言，特別是東南亞與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北亞的日本之間貨物交匯的必經之地，與臺灣往來密切的公司總督府便是設在印尼的巴達維亞城。從這些交通的網絡以及發生的時間點來看，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與該公司交易的船隻，將當時已傳入印尼或中國南方的釋迦果帶來臺灣，進而於島內種植的可能性必然是存在的，在日人奧田彥等所著《蘭領時代に於ける臺灣の農業》一書中即持如此說法，還有如芒果、番相等都是循此途徑傳入臺灣的⁴。

另外，荷蘭人據臺前後，也正值中國內陸政局紛亂之秋，東南沿海一帶因受戰事波及，許多謀生不易的中國人紛紛渡海來臺尋求發展，並且泰半以務農為主。當荷人據臺穩定之後，漸有長期經營的計劃，以籌能內部自給自足，見來臺中國移民已墾殖有成，便採取獎勵中國內地移民臺灣的政策；同時，也發現臺灣的氣候與土壤很適合種植多種農作物，在政策的主導下，將臺灣的稻米和蔗糖發展成為主要經濟作物，便是在荷據時期奠基；於此過程中，由中國移民或荷蘭人所攜帶的各種作物與果樹，以及來自南洋的蔬果、農具、農耕技術等等⁵，都於此時傳入臺灣，當時甚至如印尼巴達維亞華人領袖蘇明崗等也來臺投資農墾⁶，這些都讓臺灣的農業有了長足的進展，當然也讓許多外來的物種藉此進入了臺灣。

從相關的文獻資料看來，釋迦果傳入中國南方的時間應早於臺灣，十七世紀中後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發行，由 Olfert Dapper 所撰述的著名古籍《Gedenkwaa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圖 1)，內容是介紹關於在

³ 西元 1602 年荷蘭為統籌拓展亞洲貿易事務，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 VOC)，自荷蘭聯邦議會獲得亞洲貿易的獨占權，並得在亞洲締結條約，遂行戰爭，建築城寨，鑄造貨幣等廣泛的政治、財政、司法、行政的特權。...臺灣史上所謂「荷蘭時代」，乃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了臺灣西南平原的港口大員(Taijowan 或 Taiwan，即今安平)作為它的國際貿易基地，並經營作為它的一個殖民地...。(引自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北市：聯經，2000，頁 371-372。)

⁴ 奧田彥等著，《蘭領時代に於ける臺灣の農業》，臺灣文化論叢別刷，昭和 18 年(1943)，頁 46。

⁵ 參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譯者序)，南市：南市府，1999，頁 3-6。

⁶ 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北市：聯經，2000，頁 368。

大清帝國統治下中國的種種情形，在這本據今三百餘年的書中，就曾記錄並描繪出釋迦果已為中國南方主要是福建、廣東一帶的物產，荷文記載的釋迦果為「De vrucht Yata」，並由書中所附插圖看到當時是以中文「亞大樹」標註此一果樹(圖 2)，釋迦果即稱之為「亞大菓子」(圖 3)，於文中提及此果樹的原生地 *Malacca*⁷，然後移植到中國，且被大量的種植，對於亞大菓的外形、風味與產期皆有詳實的描述：「亞大的果殼是綠色多結有刺，像是鳳梨一樣，裡面的是像雪一樣的白色果泥，當中隱藏著黑色且堅硬的果核，這水果是珍貴且大的。這水果的生產和成熟時間在十月和十一月，以及另外在二月三月」⁸。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所載「Yata」或「亞大」與葡萄牙語稱釋迦果為「Ata」發音近似，在南美洲的巴西、西亞的印度、孟加拉亦都有以「Ata」稱呼釋迦果者，這為釋迦果傳播提供了很好的追索依據。

在前述時空條件的交織下，釋迦果於荷蘭據臺時期，藉由中國福、廣地區移民自中國內地攜來種子並於臺灣播種之可能也是存在的；亦或是說，釋迦果的傳入與栽種或有時間先後，但傳入的管道與路線則可能是多元的，即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往來南洋地區商船傳入，或由中國南方沿海來臺墾殖移民攜來，都是可能的途徑。



圖 1：Dapper, Olfer. Gedenkwaardig bedrij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1670)

⁷ Malacca 應是指馬來西亞西部省份麻六甲省。

⁸ Dapper, Olfert. Gedenkwaardig bedrij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1670), p.216.



圖 2：「Yata」亞大樹(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典藏)



圖 3：亞大菓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典藏)

四、明鄭時期的農業開發與釋迦果傳佈

歷經荷蘭人近三十八年(1624-1661)的統治與經營，其本意雖然是以佔有殖民地的方式為其母國謀取最大利益，但是臺灣內部在這段期間，無論人口、物產和貿易上，確實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取得臺灣的主控權後，為建立一個足以支應其匡復大業的根據地，入臺後所關注的重心自然放在安定民心、獎勵墾殖，進而建軍備戰。鄭氏入臺隨之而來的兵勇、家眷及來自中國內陸的流亡人口，為臺灣人口的成長又帶來另一波高峰，因此，獎勵並擴大農墾範圍必然視為首務，同時鄭軍採取寓兵於農的政策，於所統治的二十二年期間(1662-1683)，也讓當時臺灣農業與農地面積的開拓快速成長，據日人伊能嘉矩於《臺灣文化志》所述「當時其(指明鄭時期)拓殖區域，除有承天之一府，安平之一鎮，以附近南北所發展之文賢、仁和、永寧、新昌、仁德、依仁、崇德、長治、維新、嘉祥、仁壽、武定、廣儲、保大、新豐、歸仁、長興、永康、永豐、新化、永定、善化、感化、開化等二十四里為中心，漸次擴及以外之地方，即南是鳳山、恆春，北是嘉義、雲林、彰化、埔裏社、苗栗、新竹、淡水、基隆等之各縣，並及廳下之一部份(尚有北路之基

隆、南路之恆春等之某地方係屬極邊煙瘴區，擬充為罪人流謫之地)⁹。」然據曹永和院士於〈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一文所指「鄭氏時代的開墾區域，祇是一種點狀的存在，就全臺面積而言，尚不足稱道¹⁰。」文中亦提及「鄭氏的開墾區域，是南至恆春，北及基隆淡水，然其重心卻依然是承荷蘭人之餘緒，是在以現在的臺南為中心的一個區域¹¹(圖4)。」並且「鄭氏時代所栽培的植物，大體上是承荷蘭之舊，亦以稻與蔗為大宗¹²。」還有就是談到當時農作物的引入部分提到「許多原籍廣東、福建的蔬菜，大概有一部分是荷蘭時代的移民(指來自中國的漢人)引入，亦有一部分是清時的移民所引入，惟按載籍的時代推算，則其中當有一大部分是在鄭氏時代進入臺灣¹³。」

前面引述種種，可以看出明鄭時期的農業開發是在荷蘭人建立之基礎下進一步發展的，包括墾殖範圍拓展與農作物種的引進等都是繼續在增進，依這樣的情況來看，若釋迦果的引入是在荷據時期，那到了明鄭階段，便會隨著屯墾範圍的播遷與拓展，在臺灣西部各地適宜的環境中開始栽植；當然就早先的文獻所述，中國南方更早於明鄭之前已自麻六甲引入釋迦果，並普遍種植的話，那漢人移民陸續遷臺這段期間，復又擔來其種子，亦屬合理的情況。



圖4：臺灣至明鄭時期的農墾範圍示意圖(取自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⁹ 引自伊能嘉矩原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中市：臺灣省文獻會，1991，頁132。

¹⁰ 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北市：聯經，2000(初版七刷)，頁282。(原載《臺灣銀行季刊》6：1，1953。)

¹¹ 同前註，頁285。

¹² 同前註，頁287。

¹³ 同前註，頁292。

五、清領時期臺灣各地釋迦果栽植情況

明鄭之後，接續由大清帝國統領的臺灣，時序已經來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翌年清政府即設置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以下再置三縣分別為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就地理位置而言為北—諸羅縣、南—鳳山縣、臺灣縣居於兩者之中，其中臺灣縣為府治之附郭，也正是明鄭時期政經中樞承天府所轄範圍，為三縣中最早開化的區域，當時臺灣縣的範圍「東抵大腳山，西含澎湖，南至二層行溪與鳳山縣為界，北至蔦松與諸羅縣為界，所轄約今臺南縣市地區¹⁴。」諸羅縣為明鄭時期之天興縣(州)及北路安撫司之地，「所轄南自蔦松、新港，與臺灣縣接壤；東北至雞籠，後山皆屬焉；極海而止。約今日嘉義以北，迄於基隆，淡水，以至宜蘭、花蓮一帶¹⁵。」鳳山縣所轄「東南抵高岡，西北臨大海，東北界諸羅縣，北界臺灣縣，南至沙馬磯山，原係明鄭萬年州(縣)故地，其轄地約今臺南市以南地區¹⁶。」

康熙年間由官方修纂，分別完成了《臺灣府志》、《諸羅縣志》、《臺灣縣志》與《鳳山縣志》¹⁷等四種，從這些史料中來看，《臺灣府志》卷七 風土志 土產類下有一菓之屬，所列之果物中並未見有釋迦果之記載，但在當時範圍含括整個中北臺灣的《諸羅縣志》卷十 物產類下果之屬即可見釋迦果的記錄與描述：「釋迦果 似波羅蜜而小 種自荷蘭 味甘而膩微酸 夏盡秋初熟 一名番梨 沈光文詩 稱名頗似足誇人 不是中原大谷珍 端為上林栽未得 只應野島作安身」，條目中所錄的這首七言詩，作者為明末遺臣沈光文，浙江鄞縣人，明永曆年間於欲前往泉州途中，在海上遇到颱風而意外飄來臺灣，其時正當荷蘭據臺時期，自此沈氏便未再返回大陸，流寓臺灣長達三十餘年，這首借物抒懷的詩歌，似乎隱約述說著此果物之播遷過程，而顯得耐人尋味，據連橫《臺灣通史》所述「光文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¹⁸。」若從沈光文身處的時空背景與其經

¹⁴ 引自高志彬撰，《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8號(《臺灣縣志》編印說明)，1984。

¹⁵ 引自高志彬撰，《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7號(《諸羅縣志》編印說明)，1984。

¹⁶ 引自高志彬撰，《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13號(《鳳山縣志》編印說明)，1984。

¹⁷ 依完成之先後為：《臺灣府志》康熙三十四年(1695)，《諸羅縣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鳳山縣志》康熙五十七-五十八(1718-1719)，《臺灣縣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

¹⁸ 連橫著，《臺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諸老列傳所錄第一人。

歷來推論，其於來臺之前主要居於廣東、福建等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在臺期間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今日之臺南、嘉義一帶，且其晚年因避禍隱身民間，於番社教授生徒亦行醫濟世，可謂深入民隱，對於地方景況必有過人之觀察，也必然目睹當時臺灣鄉野栽植的釋迦果而心生感觸，遂有此一吟誦釋迦果之作，或有與中原所見相對映之意。

含括南臺灣的《鳳山縣志》卷之七·物產·果之屬亦得見釋迦果的記載，內容為：「釋迦果樹高出牆 實大如柿 色綠如釋迦頭 味甘而膩 熟於夏秋之間又名番梨」。再看位於開發最多的臺灣縣，於《臺灣縣志》卷一一輿地志·土產·菓之屬也發現了釋迦果的條目，所記內容為：「釋迦果實大如柿 味甘膩 色綠 狀類釋迦頭故名」；就以上三處清康熙年間所留史料來看，釋迦果於臺灣的栽植應已遍及當時的諸羅縣、臺灣縣與鳳山縣等區域，還有在名稱上看來也頗為一致，皆以「釋迦果」為主，「番梨」為其別稱，對此果形狀、風味與採收時節之描述亦皆如實，與今日之見聞相符。

現今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¹⁹藏有一部名為《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此部圖冊是承自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²⁰，其中包含兩個部分，前半為《番社采風圖》所繪大多數是那個時候臺灣西部各地原住民風俗，其中以平埔族群的風土民情為題材者份量最多，後半部為《臺海采風圖》，以描繪臺灣各地物產、花果、蟲鳥等為主，這份史料是在清乾隆八至十二年(1744-1747)間，由清朝政府官員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六十七²¹，於駐守臺灣期間命畫工觀察繪製而成的一部記錄，就這整部畫冊描繪的技法與類型來看，應為畫工所為，兼具意筆與工筆之畫作，所錄景物主題多能寫實描繪，在《臺海采風圖》的部分便採錄有釋迦果一項，以圖文並貌的方式寫實的呈現出當時記錄者所見釋迦果的樣貌，因採工筆設色讓釋迦果的樣子表現無遺，在圖旁簡單的文字描述：「釋迦果 實大如柿 碧色有紋 形如佛頭 味甘而膩 熟於夏秋間」，藉由從這件圖像史料的具體描繪，再輔以前述文字史料的形容或說明，加以今日我們對於此種水果的認知，今昔參照之下，不僅相映成趣，更印證了史料的價值與可貴。

¹⁹ 前身即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²⁰ 參閱 張圍東著，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北市：臺灣古籍，2005，頁 71-73。

²¹ 六十七，號居魯，為滿州鑲紅旗人，於乾隆九年來臺，任巡臺御史。(參 黃純青、林熊祥主修，《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

雍正元年(1723)將原屬諸羅縣所轄之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另設彰化縣，據清道光年間修纂之《彰化縣志》所載，於卷十物產志果之屬中亦見有釋迦果在列，所載全文為：「釋迦，樹高出牆，實大如柿，色碧紋縐，狀如釋迦頭，故名。種出荷蘭夏盡秋初成熟，一名番梨，味甘而膩，微酸，波羅蜜即此²²。」釋迦果原屬熱帶果樹，其生長與氣候及緯度息息相關，《彰化縣志》的記錄應是當時臺灣栽植釋迦果最北的範圍了；就這份史料所述內容來看，與前引數種多有雷同，唯此處是以「釋迦」稱之，略去前此常見的「果」字，另外，還有一處有別於其他者，不過這應該是撰文者的誤解，竟謂釋迦果就是波羅蜜。

至此，我們從這一階段史料中可知，臺灣的釋迦果在清朝統治時期已經是相當普遍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水果，歷來的方志記錄皆將這種果物列入此地物產之列；前面曾經談到，關於此果之名於清代文獻中大多皆稱「釋迦果」，亦會提及別稱「番梨」，其他還有在乾隆年間由六十七、范成纂修之《重修臺灣府志》卷十八物產所錄引自《臺灣志略》的內容：「佛頭果，葉類番石榴而長，結實大如拳。熟時自裂，狀似蜂房。房房含子，味甘香美；子中有核，又名番荔枝。」此處便出現「佛頭果」之名，又「番荔枝」即為今日學術界統一採用之釋迦果學名。

在這個時期的尾聲，有一部記載臺灣歷史重要的著作，就是連橫的《臺灣通史》²³，在這部橫跨一千二百九十年餘年的史料中，竟也記錄了臺灣的釋迦果，它是出現在卷二十七農業志的果之屬，所記為：「釋迦：種出印度，荷人移入。以子種之二、三年則可結實。樹高丈餘，實大如柿，狀若佛頭，故名。皮碧，肉白，味甘而膩。夏秋盛出。」連橫的這部史冊向為世人重，單從其所述釋迦果的內容來看即可有所印證，無論在交代此物的來歷、栽培及其風味，皆有別於以往相互傳抄的作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釋迦果傳入臺灣的部分，較之先前所見，更進一步指明「種出印度，荷人移入。」先不深究其中之根源，僅就交代事物的原委一端便較

²² 周璽 著，《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民 82，頁 323。

²³ 連橫所著《臺灣通史》是自隋朝大業元年起始，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橫跨一千二百九十年間臺灣的史事，為臺灣最早的通論性史籍。

以往完備，於今推知，釋迦果傳入臺灣是在荷人據臺期間，藉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商船往來東南亞、中國之便的可能性最高，這也是歷來史籍記載此果與荷蘭息息相關之因，但這種植物究為何處原生，大多未見交代，而連橫於此則提到了是來自印度；於今，我們藉由更便利與公開的資訊獲取管道得知釋迦果原是在熱帶南美洲所生，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之間藉著西葡等海權國家將它傳播出去，其中印度也是較早在被移入栽種的地區²⁴，而連橫當時提供了這樣的訊息已屬難能可貴。



圖 5：《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之《臺海采風圖》部分(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6：《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之《臺海采風圖》所繪之釋迦果(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六、日本時代關於釋迦果的記載

來自北方島國的日本人，對於釋迦果似乎是非常陌生的，事實上，日人殖民期間對於臺灣農業發展有相當的規畫，是一系統性、計畫性的農業政策，所重視的經濟作物仍以甘蔗為首，其他包括米、甘薯、茶、落花生、

²⁴ 據美國普渡大學 Center for new crops & plant products 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早於 1590 年之前，葡萄牙人便將釋迦果傳入印度的南部(southern India)。另外在《英印與及漢語綜合大辭典》Custard Apple 番荔枝條目中亦指出「公元 16 世紀時由南美引進印度」(見 曲立昂 編譯，《英印與及漢語綜合大辭典》，北縣：大千，民 92，頁 308。)

豆類、麥類、胡麻、黃麻、苧麻、煙草等，水果(青果物)方面則著重鳳梨、香蕉(芭蕉實)、柑橘、龍眼、木瓜、西瓜、芒果(樣仔)等²⁵；釋迦果於當時並不是農政的重點，也或許因此，這時期對於釋迦果的記載相對而言是比較少的。

「昭和六年(1931)一本由臺北市勝山寫真館發行的《臺灣介紹最新寫真集》，這是一本印刷、裝潢精美且內容豐富並以照片影像資料取勝的臺灣全島介紹讀物，在這本書中提到了釋迦果，於主題為「自然界」之下的第十八項「果實」這個段落共收錄有：芭蕉、椰子、蜜柑、西瓜、楊桃、蓮霧、蘋婆(ピンボン)、龍眼、婆羅蜜、芒果(マンゴ)及釋迦頭，而木瓜、鳳梨兩種則列入第十九項「輸入觀賞植物」，其中所介紹的「釋迦頭」(圖 8)就名稱看來，應該就是指釋迦果，但無論就書中所提供的實物照片，或是說明文字判斷都有相當的出入，說明文字「表面に龜甲狀の裏ある徑二三寸の果實で皮を去れば内部に蠶豆大の肉を被った種子がある味甘く香氣強く汁多く八九月に生熟する石南部に多い²⁶，」所述大意为：「釋迦頭，果實表面如龜殼狀的紋路，大小約二、三寸，果實去皮後，果肉內包著如蠶豆大小般的種子，果肉甜美且味香汁多，於八、九月間成熟，產於台灣南部居多。」由內容看來顯得相當混淆，描述的果實大小及果肉內的種子與釋迦果不盡相符，就果實的風味而言「多汁」便不是釋迦果的特色，但就產季和產地來看，似又與臺地釋迦果同；但若就以上文字輔以書中照片，則應可確認，作者誤認荔枝為釋迦果。無論中國內地或臺人又稱「釋迦果」為「番荔枝」，本就是因釋迦果外皮與荔枝相似，日人對於這些屬於熱帶地區的水果顯然並不熟悉，於此便出現了因混淆而誤認的情況。

除了上述情況，釋迦果在此時期，於民間的栽植與利用仍然是持續著的，在當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²⁷的幾則報導中，可以略知一二，以下舉出一部分當時報載釋迦果的相關報導：

²⁵ 據大正年間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所做的統計資料來看，外銷的青果物以芭蕉實居首位，其他依序為鳳梨、蜜柑、文旦、柚仔、木瓜、干龍眼、橫仔、龍眼、澀柿、西瓜等。(參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第三次臺灣商工統計》，大正 13 年(1924) 11 月刊行。)

²⁶ 勝山吉作 編輯，《臺灣介紹最新寫真集》，北市：勝山寫真館，昭和 6 年(1931)，頁 49。

²⁷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原附屬於《臺灣日日新報》，於 1905 年 7 月 1 日以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每日六個版面，一時幾可與日文版等量齊觀。於西元 1911 年 11 月 30 日，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引自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說明 <http://www.tbmc.com.tw/thrmc2/cdb/intro/Taiwan-newspaper.htm>)



圖 7：《臺灣介紹最新寫真集》封面



圖 8：《臺灣介紹最新寫真集》中介紹「釋迦頭」的部分

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九日於第四版報導臺南關帝廟市場的情況，時值臺灣民俗中的鬼月，報導中描寫街市間張羅祭拜的情景，其中提及市場的水果有龍眼、釋迦果、甘蔗等，報導全文「關帝廟市場。臺南東門外。關帝廟街。距臺南三邦里。市場甚鬧。往來肩挑者流。多自該處販賣火炭、蔗。以及雞鴨。龍眼實。釋迦菓子。甘蔗等物。現際流火之月。城內外各街。仿唐俗具品物以薦。祈禱幽冥。家家戶戶。備盛饌牲醴果子。燈火燭

蠟。明星燦爛。富者演劇。貧者紙錢。熱鬧致祭。延上人。開燄口。登壇說法。成為年例。未臨期以前。多赴關帝廟。購買物蒐。故此月市場倍加繁盛。買賣聲喧。俗以七月一日為陰司開地獄之門。獄囚飢魂。聚集壇下。俟口頭禪師。超渡眾生。誕登道岸。則閭郡平安。無災祲之虞矣。」

同年的九月二十三日第五版有一則類似今日地方版的社會新聞，題名為「顛狂墜溷」，主要是報導於臺南市有一精神病患鬧事之情景，報導內容簡要，但其中卻提及釋迦樹，報導全文：「臺南市陳某瘋顛尚未就治。家人多有苦之者。是日早晨五點鐘。狂呼而出。手執大繩。絆於庭之釋迦櫟。欲就縊而死。家人爭救。適樹邊有溷藩。繩脫蹶而顛入。面部紅腫。聞其侄已將稟請官吏。扶入病院醫治。友人多為醵資送之。」，於這則新聞中看到此一精神病患闖入民宅庭園中的釋迦櫟，可見當時釋迦果樹在民間亦可用作庭園園藝植物。

次年(1906)九月二十一日有一則來自嘉義關於農產品的報導，其中即提到釋迦果盛產，「釋迦果盛產 釋迦果之物。別有名曰番梨。其種係自荷蘭。而成熟屆在夏盡初秋時候。味甘而膩微酸。似波羅密。在嘉之人。無不酷嗜之。但其價值。不似他菓物價。時或有貴賤。縱大小生年。價仍一樣同。曾無少差。故生產地之大目根堡內。凡有運到菓子市場販賣。日有十八九擔。每擔個數。極少有四五百粒繁盛之產出。自改隸來。僅見於斯時。」這則報導的內容讓我們更清楚知道當時此種果子在市場的產銷情況，雖然老百姓都很愛吃釋迦果，然其價格不高加以即便盛產供應量亦有限，所以經濟效益並不高。釋迦果受民眾歡迎的報導每到產季即或可見，明治四十一年(1908)八月二十八日於第四版同樣來自嘉義的報導，內容是：「釋迦菓物。市街內菓子商。約四五十處。現在新產釋迦菓。賣之者僅四五處。每粒價金六錢。內地人暨本地人多趨前購買云。」

從以上引用的這幾則報導來看，大致可窺測日人治臺期間民間對於釋迦果的栽植與利用情況，因此果產季短、產量不大，雖然民眾愛好此物，但是仍不俱市場效益，主要是在臺灣西南部，包括嘉義、臺南、高雄等地民間水果攤商販售；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二十七日還有一則「島產生果」的報導，內容運用總督府殖產局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其中列有釋迦果一項，是以蕃荔枝稱之，所載主要產地為：「嘉義、鹽水港、臺南、鳳山、阿猴」等五處，大抵無出以往的種植範圍。

七、國民政府時期到現今的臺東特產

國府來臺初期，臺灣已歷經二次大戰以來長年的戰亂與動蕩，民生凋敝，農業生量低，當時振興農業的首務是以增產及充裕糧食供應為先，因之，如釋迦果一類的非糧食作物於農政規畫中同樣不會受到重視，主要仍是承襲以往以甘蔗、香蕉、鳳梨、柑桔等可供外銷者為大宗；以釋迦果最早傳入地臺南來看，民國四十六年(1957)所修《臺南縣志》第四篇第四章物產第一節農產中之記載：「本縣所產青菜以香蕉、鳳梨、柑桔為大宗，其他果類，如龍眼、荔枝、芒果、蓮霧、木瓜、釋迦果和番石榴等雖普遍種植，但產量不多，收成有限²⁸。」由此便可得到印證。

然而在個這個階段，有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民國四十年(1951)十月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所長楊致福出版了一本《台灣果樹誌》，內容堪稱前所未見的完備且詳盡，全書共三十五章，包括臺灣本地及外來種園藝作物計一百零二種；在這本篇目浩繁，種類繁多的書中，第一章第一種所列即為番荔枝科(*Anonaceae*)的番荔枝(*Sweetsop*)，也就是本文關注的主角釋迦果；事實上，楊致福書中所整理的材料主要都是出於當時其所服務的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²⁹，而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當時的規模與資源大多承襲自日人所遺，是以包括農試所中實驗的果樹作物、研究成果與檔案記錄都有日人之著墨，再加上楊君及其工作團隊自臺灣光復以來的經營與整理，大至總結了在此之前臺灣關於亞熱帶、熱帶園藝作物之知識，而其中關於釋迦果(番荔枝)的部分除了編排於全書的首位，也對於此果的傳播與傳入有超乎以往所見之詳細考查與記載，在原產地的說明上，書中特別指出「過去因東方印度(*India*)栽培最多最古，古代雕刻壁畫上有其蹤跡，曾一度誤認為印度原產，嗣經 Augustin Pyrame De Candolle (1778-1841)氏證明，原產地為熱帶美洲，東方印度所產，係由西印度經下

²⁸ 洪波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卷首，1957，頁 61-64。

²⁹ 據本書馬保之博士序四所述「考嘉義農業試驗所之沿革與該所工作發展之過程，可知日治時代的農業家，除就地致力改良棉稻甘藷之外，對臺灣發展熱帶、亞熱帶果產一事，由廣泛的探求而趨積極。該所創立於一九一八(大正七年)，數經改組後，設立熱帶果園，由南洋南美各地，蒐集熱帶果樹試驗材料達四十科七十七屬一二一種，規模雖仍屬雛型，其慘淡經營，為深長計劃建立基礎之用心，卻很明顯。(見 楊致福著，《台灣果樹誌》，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1951，序四。)

列二路線傳來，一經墨西哥菲列濱(應即菲律賓)，而至印度，一由好望角而至印度，故同物而有 Atis 及 Anona 二名³⁰。」另外，在其整理的釋迦果外國名包括：(英) Sugar apple, Sweet Sop、(法) Pommecannelle、(德) Flashenbaum、(日)蕃荔枝、(荷) Sirikaja、(菲) Custard apple、(馬) Sukaja、(爪) Sirkaja, Soreikaji, Srikawis、(泰) Manonah noinah³¹。值得注意其中的荷蘭語所稱 Sirikaja、馬來西亞語稱 Sukaja 及爪哇語稱 Sirkaja 在語音上相當近，這應可進一步做一追究，是否與十六、十七世紀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東南亞的經營有所關連？

既「適」且「佳」是釋迦果來到臺東進而發展成首要地方農產的寫照，但事實上，釋迦果在臺東的栽植是相當晚近的事；據胡適之父胡傳³²成於甲午戰爭之際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臺東州采訪冊》所載，土產在水果部份列有：蔗、花生、黃櫨、桃、李、柑、柚、檳榔、桂圓等項³³，其中並未見有釋迦果，雖然在清領臺灣時期，釋迦果在臺灣西部的傳佈與栽種已相當普及，但是卻未會跨越重山峻嶺的阻隔傳入山後，就時空背景來看，應是受到康熙年間在臺發生朱一貴事件後所採取封山隔離政策之影響，阻絕了西部漢人移民東來墾殖的發展，如此禁令一直延續到光緒初年才解除³⁴，加以釋迦果自傳入臺灣後，雖有傳佈栽植之實，然因其產量、產期與經濟價值之限制，一直未能在農業發展上受到青睞，大多僅為零星或少量的園藝栽培，生產的果實也多為自用或小規模的交易，是故，對於尋求溫飽的來移民或許不易注意到釋迦果樹的需求；在前段所提，楊致福書中已將釋迦果視為有利的經濟作物，而其時「臺灣各地均有栽培，南部所產，品質最佳³⁵。」可見光復初期臺東與釋迦果的栽種仍無明顯關係。

³⁰ 楊致福，《台灣果樹誌》，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1951，頁1。

³¹ 同前註。

³² 胡傳，字鐵花，號鈍夫，安徽績溪人。光緒十七年為臺灣巡撫邵有濂奏調來臺任職，於光緒十八年二月抵臺後歷任全臺營務處總巡、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光緒十九年五月，委代臺東直隸州知州，旋兼統鎮海後軍。迄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始行內渡；時已病，至七月初三日於廈門，在臺期間計有三年又五個月，其中最後約計一年的時間於臺東任職。(參「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北市：漢珍數位圖書)第071種第9輯181冊(清)胡傳撰，《臺灣日記與彙啟》提要)

³³ 胡傳著，《臺東州采訪冊》(據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一種，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63。)

³⁴ 參孟祥翰，〈十七、十八世紀臺灣東部的對外接觸〉，《臺東文獻》復刊 no.2(1997，11月)，葉3-13。

³⁵ 同註29，頁2-3。

據新修的《臺東縣史》所載，釋迦果「自民國七十年代(1980's)以來開始大量生產³⁶」，經過十餘年的經營與發展，釋迦果在臺東的栽培面積與產量皆成全臺之冠，從民國八十八年的統計資料來看，臺東縣釋迦果占全國栽植總面積之 82.37%，產量占全國總產量之 85.26%³⁷，如此景況，可謂釋迦果來臺四百年間最大的轉變，當然也將在臺東的經濟、產業甚至人文發展史上，寫下歷史性的一頁；縱觀自荷蘭時期釋迦果的引入一路於西臺灣傳佈，歷經明鄭、清領、日治到國民政府各個階段，目前除苗栗以北宜蘭以南以及外島澎湖毫無種植外，在臺中以南、屏東以北及花蓮、臺東等地區皆有栽種³⁸，也一直為全臺民間所喜愛³⁹，何以最終卻僅臺東一地打響名號，這除了政府農業政策的推廣，主要的客觀因素是釋迦果的栽培對氣候的反應較為敏感，但對土壤之選擇則較遲鈍，年平均氣溫在 15°C 以上 35°C 以下之排水良好地區均可種植⁴⁰，這些都正好與臺東地區的風土吻合，亦即臺東山多平原少，且多為貧瘠的砂礫質山坡地，以往在農業利用上相當受限，但是對於種植釋迦果而言卻是適合的，再加上臺東地區因冬季有黑潮經過帶來暖流，形成暖冬、乾燥及夏熱、濕度高等現象，又日照充足，更是利於釋迦果生長及提高品質⁴¹，就這樣在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下，臺東釋迦果近年來便一枝獨秀的受到市場青睞，經濟效益亦相當可觀，因此掀起競相種植的熱潮，幾乎讓農村田園、地表植被景像為之改觀，現在北自東河鄉南至太麻里、達仁、大武，再往臺東平原、花東縱谷之臺東市、卑南鄉、鹿野鄉等皆可見廣泛種植。

³⁶ 陳國川等纂修，《臺東縣史產業篇》，東縣：臺東縣政府，2000，頁 280。

³⁷ 楊正山著，《臺東區農技專刊》，臺東縣：行政院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2001，頁 1。

³⁸ 陳秋仁，〈臺灣番荔枝(釋迦果)產銷之研究〉，《農業金融論叢》第 13 期，1985.1，頁 200-201。

³⁹ 「本省自大線鐵路開通後，此果亦運往北部，北部人最初不知其食法，爭購之，啖之覺得味苦而澀，棄之任其成熟，則誤以為腐爛，丟垃圾箱，...以後漸知其食法，現在已一躍而為味覺的佳珍，增加了南部產地一大宗的收入。」(引自 朱鋒，〈莊松林(朱鋒)先生文選－釋迦果〉，《臺灣風物》20:2 (1970.5)頁 80-81。)

⁴⁰ 同註 36。

⁴¹ 林國榮，〈臺東地區番荔枝(釋迦)之產銷分析〉，《農政與農情》第 270 期，1994.3，頁 113-115。



圖 9：臺東平原上的釋迦果園(作者攝)



圖 10：釋迦樹結果情形(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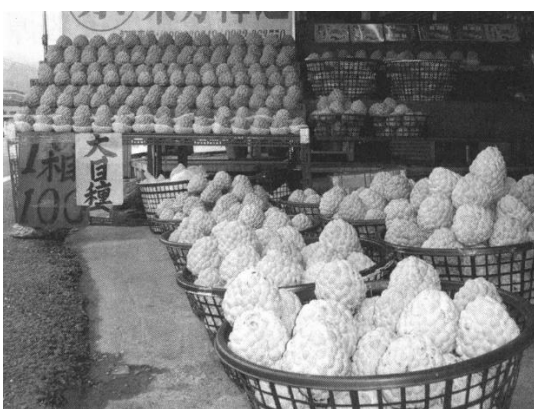


圖 11：臺東釋迦果產業榮景(作者攝)



圖 12：盛產期的臺東釋迦果(作者攝)



圖 13：臺東縣東河鄉的釋迦果地標(作者攝)



圖 14：東河鄉臨太平洋岸的釋迦果園(作者攝)



圖 15：臺東縣太麻里鄉的釋迦果地標(作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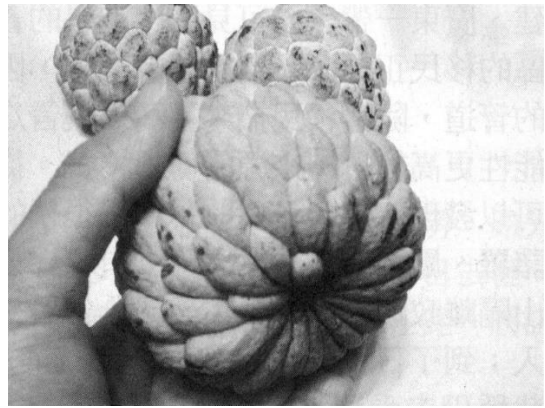


圖 16：如拳頭般大小的土種釋迦果(作者者攝)



圖 17:改良後的大目釋迦果(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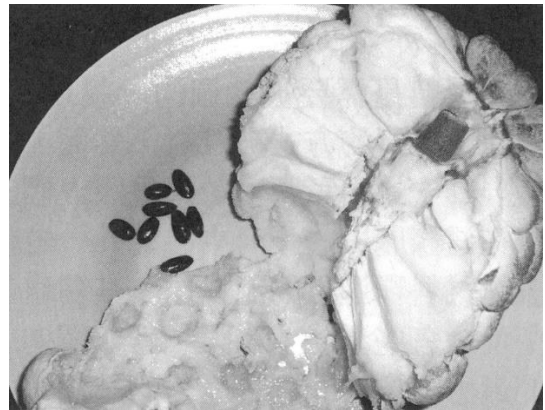


圖 18:釋迦果果肉及種子(作者攝)

八、結 論

於今日可得的資訊來看，釋迦果的原產地應是在中南美洲，而它的向外播散，從其名稱上來看，可推測與大航海時代歐洲的海上霸權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中南美洲及亞洲的殖民拓展息息相關；在亞洲，較早見到釋迦果栽植的地區如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地，多為荷、西、葡這些霸權在亞洲的重要基地。

而臺灣的釋迦果到底來自何方？從中國方面歷來的文獻記載，多指為荷蘭人據臺時傳入；另外，早於臺灣，在十七世紀的中期中國南方的福建、廣東一帶，已可見到釋迦果的普遍種植，而這時期來自中國福、廣地區的移民正源源不斷的渡海來臺，因此釋迦果的傳入也有可能是透過這樣的管道，隨著移民攜來臺灣。換言之，釋迦果的傳入循多元管道傳播的可

能性更高於單一來源的傳播模式。從清康熙到乾隆年間的地方志書、史料可以發現，傳入臺灣的釋迦果很快的在中南部被栽植，在康熙年間修撰的諸羅、鳳山、臺灣縣志都列有釋迦果的記載。至於臺東，受到清朝治臺封山隔離政策的影響，縱然風土氣候都很合宜，釋迦果於有清一代皆未見傳入；到了日本時代，農政以稻、蔗、鳳梨等經濟作物為主要，釋迦果樹的栽種仍未受注意。現今大家津津樂道的臺東釋迦，事實上要到民國六十年代中後期，才在農政單位與農民的嘗試與輔導下，讓釋迦果樹在臺東廣泛種植，加上臺東的土質、氣候對於釋迦果的栽培可說是既「適」且「佳」，一舉成為全臺產量最高、品質最優的地方農特產。

史料是需要被發掘的，就以本文的主題釋迦果而言，在以往鮮少藉由史料分析的方式被探討，然而，透過系列的整理與鋪陳，竟讓人意外的發現其中的精彩豐富並未會因人們的忽略而間斷，它只是靜靜的等待著匯聚在這條歷史的長河中。此外，史料亦是需要被辯證與澄清的，從本文的論述材料釋迦果的記錄中，其實也發現到在每個階段留下的史料記錄，不免都會有些渾沌或錯誤，就如釋迦果從何而來？又如何傳入臺灣？此類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歷來的記錄大多顯得籠統不明確，甚或有些以訛傳說的情況，導致如此的原因很多，包括記錄者的出發點、學識素養、治史態度、資源素材的掌握，甚至包括社會環境等等都會有所影響，必須要藉著不斷的探討、辯證來加以澄清，讓更為接近事實的面貌得以呈現出來。

藉由釋迦果這樣一個主題，追溯它四百年來在臺流轉的歷史記錄，意圖呈現的是有別於帝王將相或政治事件為主軸的常民生活，同時也期待並嚮往著我們的歷史將會是以「多寫歷史元氣所在的人群，寫其生活，寫其演進，寫其純樸善良的一面」這樣柔美的面貌呈現⁴²；加以藉由現代圖書館管理機制與數位化資訊科技的輔助，讓當今可茲利用的治史素材達到前所未有的開放且多元景況，在這些主客觀條件交織下，恰好讓本文透過對臺灣釋迦果這個題材的發掘、整理、分析、辯證與澄清有了一個具體的結果，而這樣的選材與作法，所呈現出的趣味與價值是值得吾人持續努力的。

⁴² 參 杜維運 著，《憂患與史學》，北市：東大，1993，頁 47-58。